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七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丨丨丨丨因也

苞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丨丨丨丨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禽犢 荀子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丨丨

負鼎鼓刀 淮南子伊尹丨丨而干湯呂望丨丨而入周

早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丨丨丨齊相舍人丨外相

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名見拜爲內史

所言不可過今日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名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於是漢王與語悅之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丨丨丨丨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

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見上

牛鼎之意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丨丨丨丨乎

躡蹻擔簦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丨丨丨丨說趙孝成王

人皆謂之狂生生謂我非狂生 史記酈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丨丨丨丨丨丨自丨丨丨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吾高陽酒徒非儒人

史記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也｜｜｜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

曳長裾 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乎

刺字漫滅 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臥又先責統食 蜀志彭羕傳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衒鬻 蜀志彭羕傳僕因法孝直｜｜｜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

修刺奉瓜 吳志步騭傳世亂避

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騰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以獻征羌

暴蓋露冠戢屨杖策 梁書武帝紀豈直｜｜｜｜不避寒暑遂乃｜｜｜｜風雨必至

負書車前狀若貨鬻 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其｜候約出干之於｜｜｜｜｜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依刀敕事御刀 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須得富豪｜｜｜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北齊書魏蘭根傳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

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愔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愔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愔蘭根族弟

善附會 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於｜｜

小車盈巷早蓋填里 隋書盧思道傳朝露未晞｜｜｜董石之｜夕陽且落｜｜閭竇之｜

刺促望塵 隋書盧思道傳｜｜｜｜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

夜

客見上婆娑府縣應劭風俗通杜客丨丨丨丨干與王政殷殷沄沄俾夜作畫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丨丨丨丨丨丨丨下及小司列成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閑看華山王定保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閑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丨丨丨來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丨丨丨又一人號丨丨丨蓋以其日有奔趨閒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風雪一家寒范公稱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

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石蒼
｜｜韓公憐之以百千賙焉
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簾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客却｜社｜｜｜｜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廣爲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閑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也

弱子下

瓦慈母操箠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及｜｜｜｜｜｜｜｜風雨無鄉管子｜｜｜｜而怨怒不及也怨利生孽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維義可以為長存養其親者身伉其難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

白之免於三怨列子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可乎

辱我以腐鼠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𩸞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不折鏌干不怨飄瓦

莊子復仇者｜｜｜｜｜雖有忮心者｜｜｜｜｜

虛船觸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來｜｜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鶡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刖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丨丨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獲稷 淮南子丨丨者丨丨丨丨樹怨者無報德

怨府 國語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丨丨丨也

委土可以爲師保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隳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

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怨若怨焉 見上

德講 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

五百牒削去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

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之不敢以爲言**將其頭爲飲器**戰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而｜｜｜以｜｜｜**士爲知己者死**戰國策｜｜｜｜｜女爲悅己者容**貿首**

仇戰國策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之｜也**感忿睚眦**戰國策夫賢者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怒於室者色於市**戰國策語曰｜｜｜｜｜｜｜｜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杯羹壺飧**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羊｜亡國以一｜｜得士二人

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見上

坐卧仰膽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丨丨即丨丨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

禍梯 史記趙世家李兑謂肥義曰仁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侍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丨丨

獨贏奉錢二 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戸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丨丨丨丨丨也注謂人皆三何獨五

焦脣乾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丨丨丨丨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檄楚 史記張儀傳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張儀既相秦爲文丨告丨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願得張儀 史記張儀傳秦

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
丨丨丨丨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
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
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賓客更溺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丨丨飲者醉丨丨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

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荆蠻之地惟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髪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郤吴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見上）

馬食（見上）

一飯必

償睚眦必報史記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阸者｜｜之德｜｜｜｜之怨｜

｜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常｜｜｜｜｜｜｜｜然後敢歸家

引繩批根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故李將軍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名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刎手

衝胸 漢書賈誼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以｜仇人之｜固爲俱靡而已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卜｜｜｜｜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絶按邑朱邑

夜半客 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

先升講舍 後漢書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 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怨之如初

吞指爲誓

後漢書吳祐傳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丨丨丨丨屬兒吕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一笥餌得都尉

後漢書樊氏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樊爲市吏餽

餌十筍帝德之不忘仍賜其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何如瞻頓首辭謝

私求必白 吴志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丨從有丨範丨關丨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決下婢子品 晉書何劭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丨丨丨丨

墮淚碑 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丨丨丨

王府君生爾 晉書王濬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丨丨丨丨丨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鍛不輟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

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晉書束晳傳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故晳等久不得調按璆晳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書潘岳傳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是自知不免按芘岳父**劊**

炙啗之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晉書周顗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留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曽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既而悅食子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悅忿懼而死

餘鵞

見上

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

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黒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吽呼於是亦卒按瑀穆之子

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軍將軍劉湛恊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千金可失貴在人心 齊書到撝劉悛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箪之懷報以都尉｜｜｜｜｜｜｜｜

咳唾爲恩眄睞成飾 梁書任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 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邃左遷始

安太守致書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

梁書沈瑀傳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邪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微時常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回酒炙以授

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與顧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

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

南史李安人傳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開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父母之年自此|||

丨丨也

杯酒殺三人

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蕭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丨丨丨吳氏丨丨

慶汝得陪

見上

訟於地下

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謗誹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令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丨顯丨丨丨若高祖

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從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為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埿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題奉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

侯鲞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同名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常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

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

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 見上

內銜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惟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不射南向鳥獸 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

爲昨暮兒之所屈 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爲老鼠 舊唐書良娣蕭氏傳良娣初四大罵曰｜｜｜｜｜｜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

官爵迴授 舊唐

書李大亮傳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常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丨丨請丨丨太宗遂還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

舊唐書張延賞傳初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

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讌説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内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

有如此觴

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常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

行人指樹懷之

唐書吳湊傳先是街樹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

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

名曰丨丨丨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丨丨常自言丨丨丨丨之河使爲丨丨也太祖笑而從之

浮屠合尖

五代史雜傳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塘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丨丨者必丨其丨蓋欲使崧終始成已事也

隻雞尊酒山中未乏

宋史胡紘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丨丨丨丨丨丨

丨爲丨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誣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栽花接木乃加爵命 金史曹望之傳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薄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勤勞者不還官無何張景仁還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

庭前老柏樹 金史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丨丨丨丨丨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搔瓜 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愁然慨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徳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如火與金

焦氏易林背北相憎心意不同｜｜｜

蘆中人

吳越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

至當道扣橈而歌曰丨丨丨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投金水中

吳越春秋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丨丨丨丨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易口自毀貸手自毆

劉劭人物志

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

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交氣疾爭者爲丨丨而丨丨丨也竝辭競說者爲丨丨丨以丨丨爲惑繆豈不甚哉

每食輒祭之皇甫謐高士傳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貴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丨丨丨丨丨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不能不恨於破甑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丨丨丨丨丨丨丨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袛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丨

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按仁軌劉仁軌

飯後鐘 王定保摭言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每遇寒食至贊墓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旌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用之因聞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武人常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爲京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詔可於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

來見者｜｜之有｜｜｜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田錄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飲器贐行

沈括夢溪筆談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相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擕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三字

邵伯溫聞見前

錄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蓋悔**得**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

爲完人范公稱過庭錄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託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鬭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廳前問曰吾容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某｜｜｜｜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鬭者

作桃花詩以諷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懟｜｜｜｜｜｜由是薄其爲人按漢人杜默字師雄

鬼劈口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

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為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閒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揺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撼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

袁褧楓窗小牘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懽游於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遂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疑正人於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係乎富公聞之於是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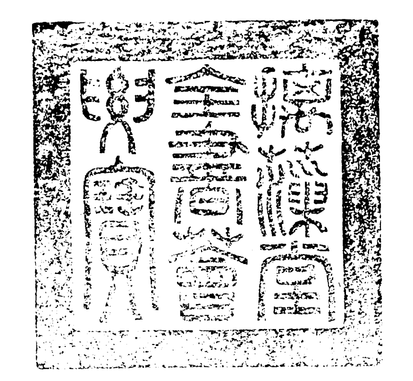
沒齒敬養不怠

陶宗儀輟耕錄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

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適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依樣畫葫蘆　文瑩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樂部一

雅樂

天調 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然後天地之美生注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

大音希聲 老子｜大象無形

質而不悲 鄧析子上古之樂｜｜｜｜當今之樂邪而為淫

象周騶虞 墨子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

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
列子奏｜｜｜｜｜｜之樂

張樂洞庭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咸池之｜於｜｜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文武倫經見上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見上變化齊一不主故常見上揮綽見上立於四虛之道見上天樂見上有焱之頌見上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見上始於懼次之以怠卒之於惑見上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

及萬靈鶡冠子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惟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總｜｜｜｜｜｜｜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華天上揚本出黃鐘鶡冠子｜｜｜｜｜｜｜｜｜注疑此樂章之名合歡定和荀子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而已不求其餘養耳荀子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也先王立樂之方荀子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也按禮記樂記本荀子也故子史語之本六經者皆不錄而特錄此審一定和荀子故樂

者｜｜以｜｜｜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天下之大齊**荀子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飾喜**荀子且樂者先王之所以｜｜也**中平莊肅**荀子樂｜｜則民和而不流樂｜｜則民齊而不亂**使人心莊**荀子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之｜｜**順氣成象**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而治生焉**清明象天廣大象地**荀子君子以鍾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其｜｜｜｜其

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行而
民鄉方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
者所以導樂也||||||矣窮本極變
荀子||||
|樂之情也和適呂氏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
陰陽萌芽始震凝凍以形形體有處
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
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伊尹作大護呂氏春秋殷
湯即位乃命
||||為||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皐陶作夏籥呂氏春秋禹立勤
勞天下日夜不懈
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
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為||||九成以昭
其
功三象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以嘉其德無聲
者正可聽淮南子朱絃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
不可快也故||||其|||者也民神

禽鳥之般揚子大樂無間｜｜｜｜｜｜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鄭衛不能入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也惟正之聽揚子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荒淫佛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注佛違也九變而淳氣洽文中子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矣棐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王化始終可見見上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

樂正中音國語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丨丨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肆夏繁遏渠國語夫先樂金奏丨丨丨丨丨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按左傳杜注九夏其二曰四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其說未當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杜子春引之此說為是蓋工歌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綿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是從肆夏數至渠為肆夏之三也安得以肆夏即為繁乎鄭君謂頌失此說不可從伶簫詠歌國語丨丨丨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按伶簫詠歌所謂工歌也樂以開山川之風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丨丨丨丨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

不遷疏穢鎮浮國語教之樂以丨其丨而丨其丨飾性史記樂書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丨厥丨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見上

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史記樂書贊音樂者所以丨丨丨丨丨丨而和正心也

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史記樂書丨丨丨丨而和正聖丨丨而和正義丨丨丨而和正仁丨丨而和正禮丨丨丨而和正智

貫珠叩玉史記樂書索隱述贊端如丨丨清同丨丨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樂府樂人漢書宣帝紀丨丨滅丨丨使歸就農業

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

治內見上**充目動耳感心**漢書禮樂志其威儀足以｜｜音聲足以｜｜詩語足以｜｜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夫天地順而嘉應降

聞音德和省詩志正論數法立見上**本情性浹肌膚臧骨髓**漢書禮樂志夫樂｜｜｜｜｜而｜｜｜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

壽人漢書禮樂

志周有房中樂
至秦名曰｜｜
七始華始漢書禮樂志｜｜｜｜肅倡
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注
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
物英華之始也吕為樂名如六英也
變民易化人若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吕變民風化民俗也其｜｜｜也
｜其｜｜也｜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
骨髓故王道雖微缺
而筦絃之聲未衰也
獨行十月迎氣樂後漢書章帝紀
冬始行月令迎
氣樂注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吕宣氣致和
順陰陽也臣愚吕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
音吕迎和氣時吕作樂器費
多遂｜｜｜｜｜｜也
黃門鼓吹後漢書禮儀志
注｜｜｜｜天
子所吕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
短簫鐃歌見上
雅吹
擊磬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又詔諸生｜｜｜｜盡日乃罷
總統研

精魏志杜夔傳夔善鍾律聰明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鍾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廣陵散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象容表慶宋書樂志晉正德舞歌詩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庭｜｜｜｜協律被聲軼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

升歌翊節下管調風宋書樂志太祝裸地奏登歌樂

詞精華孚鬯誠監昭通｜｜｜｜｜｜｜｜｜憓感人祇
皇心屢虁敬明尊親大哉孝德至矣交神｜

化動翔泳宋書樂志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
｜｜｜｜｜｜頌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
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
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

四縣庭響八列陛倡宋書樂志白紵篇在心曰志發言詩聲成於文被管絲
手舞足蹈欣泰時移風易俗王化基琴角揮韻白雲舒
簫韶協音神鳳來挌擊和節詠在初章曲乍畢情有餘
文同軌壹道德行國靖民和禮樂成｜｜｜美勲英

｜｜｜貴人辭舞飾麗華樂容工羅裳皎日
德凝羽袂隨風金翠列煇蕙麝豐淑姿委體允帝衷

綴道鬯容辭齊書樂志神宮懋鄴明寢
昌基｜｜｜｜｜｜｜

佾文靜縣齊書樂志｜｜｜｜
諦容輟序

繞風停雲齊書樂志朱絃
｜｜｜｜翠羽｜｜

翿籥繁會笙磬諧

音（齊書樂志庭列宮縣陸羅琵琴｜｜｜｜｜｜｜｜｜｜｜｜｜｜）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梁書蕭子雲傳敕曰｜｜｜｜｜｜｜｜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六樂該深五聲妙遠（魏書禮志尚書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可論辨自斯以降莫有詳之）正聲五十曲（魏書禮志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歌｜｜｜｜工伎相傳間有施用）樂情膏潤（隋書音樂志禮意風猷｜｜｜）風猷勵兵（隋書音樂志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改七懸八以黃鐘為宮（隋書盧賁傳賁以古樂宮

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辨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一千八｜｜｜詔貢與儀同楊慶和删定周齊音律

百聲隋書萬寶常傳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

四律變化終於｜｜｜｜｜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上元二儀 舊唐書高宗紀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有｜｜｜｜三才四時五德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

華夏正聲 舊唐書音樂志開皇八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歎曰此｜｜｜｜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得十四調賓祭用之隋氏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

清商署 見上

魚麗鵞貫箕張翼舒 舊唐書音樂志貞觀七年太宗制破陣舞圖左圜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樂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

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元會第一奏舊唐書音樂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之首｜｜｜｜者是也

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舊唐書音樂志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棡鼓曲有｜｜｜｜｜｜｜｜｜｜｜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

得意則凱樂舊唐書音樂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大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所以示喜也

君臣同慶舊唐書音樂志凱歌用鐃吹二部笛篳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

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辭賀朝歡||||樂今撰補之

龍池 舊唐書音樂志||樂明皇所作也明皇龍潛之時宅在龍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中明皇正位以坊為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為此樂以歌其祥也

鳳曲登歌 舊唐書音樂志送文舞出迎武舞入樂章||||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

四懸二舞 舊唐書職官志凡國有五聲八音六律六呂陳||之度分||之節以和人倫以調節氣以享鬼神以序賓客

十二和 唐書禮樂志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

功成慶善 唐書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

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樂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鵞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

秦王破陣見上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五代史崔棁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

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黄紗袍白中單白練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

可密 劉向說苑樂之丨丨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

一足 孔叢公曰吾聞夔丨丨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惟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

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兜禁昧離班固白虎通故南夷之樂曰丨西夷之樂曰丨北夷之樂曰丨東夷之樂曰丨合觀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

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班固白虎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

地祇升天神降王嘉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丨丨皆丨吹玉律則丨丨俱丨

十部伎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丨丨之丨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音律

有唱必和管子荀｜｜｜之｜有｜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風律管子君失音則｜｜必流吹風動音管子｜塤箎之｜鑿｜金石之｜注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負猪豕覺而駭管子凡聽徵如｜｜｜｜｜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鳴馬在野見上牛鳴窌中見上離羣羊見上雉登木以鳴見上宮徵還激子華子青黃黻黼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臨河之操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台也孔子轍環於河滸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聆缶墨子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之樂四聲主鬼谷子商角不

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為丨丨丨者其惟宮乎

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見上草

木成實温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内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凉風忽至丨丨丨丨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丨丨丨丨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丨丨丨丨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丨丨丨丨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

景風

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見上師曠清角鄒衍吹律見上高山流水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丨丨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丨丨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每奏輒窮其趣見上人籟莊子女聞丨丨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二十五弦皆動莊子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丨丨丨丨丨丨一意達金石尸子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丨誠感之丨於丨丨而況人乎

清商清徵清角

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丨丨丨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丨丨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

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田連

鼓上成竅櫼下 韓非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而不能成曲

流魚出聽六馬仰秣荀子昔者瓠巴鼓瑟而｜｜｜｜伯牙鼓琴而｜｜｜｜大麗

統實荀子聲樂之象鼓｜｜｜鐘｜｜｜磬廉制竽笙肅和筦籥發猛塤箎翁博瑟易良琴婦好翁博

婦好見上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

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為樂

以尾鼓腹其音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英見上黄鍾律呂之本呂氏春秋昔黄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别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黄鍾之宫適合黄鍾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丨丨丨之宫丨丨丨丨

雄鳴六雌鳴六見上分審呂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丨丨也宫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

日至則月鍾其風呂氏春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丨丨丨丨丨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東音南音西音北音呂氏春秋夏后氏孔

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撩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丨丨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丨丨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丨丨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丨丨悲存

乎心而木石應之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

後世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有｜｜｜｜｜｜｜｜｜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鍾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

音倍為日律倍為辰淮南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自｜而｜｜

丨自丨而丨丨丨故日十而辰十二律九寸因而九之淮南子故黄鐘之丨丨丨而宮音調丨丨丨丨九九八十一故黄鐘之數立焉以五立以八生淮南子物以三成音丨丨丨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風之音故音丨丨丨和繆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丨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丨浸濁浸清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鐘丨以丨日夏至音比黄鐘丨以丨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淮南子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丨丨丨丨以丨丨丨丨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放意相物淮南子瞽師之丨丨丨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廱隅修營淮南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丨丨丨丨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廱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中正

則雅多哇則鄭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美哉琴意丨丨文中子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丨丨丨丨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栧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於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聲存而操變見上

汾亭操見上

成樂物生國語虞幕能聽協風以丨丨丨者也

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

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見上立均出度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龢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

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神瞽考中聲見上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成於十二上見六間上見大昭小鳴上見七律七同上見左

高戰國策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變徵戰國策高漸離擊筑

荊軻和而歌爲｜｜｜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

盡上指冠羽聲忼慨上見六律爲萬事根本史記律書王者制事

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下生上生史記律書生黃鐘律｜｜｜｜｜｜焉術曰以｜｜者倍

其實三其法以｜｜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

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始神生於

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倍實三法四實三法見上置一而九三之始於宮窮於角見上琴音調而天下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丨丨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大弦君小弦相見上復而不亂

連而徑見上習曲習數習志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吾已丨其丨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丨其丨可以益矣孔子曰吾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丨其丨可以益矣孔子曰吾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吾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還息陬鄉作陬操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丨丨乎丨丨丨為丨丨丨以哀之注陬操琴曲名也

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史記刺客傳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

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為變新聲弦｜｜｜｜｜｜｜而去者按宋子縣名

次初詩 史記佞幸傳延年善歌｜｜｜｜而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注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

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 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一曰黃鍾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

律娶妻呂生子 漢書律歷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而丨丨丨天地之情也六律呂六律而十二辰立矣

遠姚 漢書禮樂志五音六律依韋繆昭雜變並會雅聲丨

幼眇之聲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今臣心結日久每聞丨丨丨丨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 漢書史丹傳元帝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丨丨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高張急徽追趨逐者 漢書揚雄傳今夫弦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

隨月律 後漢書順帝紀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丨丨丨

準以定數 後漢書律歷志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丨丨丨丨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

八能之士 後漢書禮儀志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丨丨丨丨即坐於

端門左塾太史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於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竿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竿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

曲度

後漢書馬防傳多聚聲樂｜｜比諸郊廟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歸耕

後漢書張衡傳嘉曾氏之｜｜兮慕歷陵之欽崟注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

螳螂向蟬

後漢書蔡邕傳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桓譚繁聲

後漢書宋宏傳帝嘗問以通博之士宏乃薦沛國｜｜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

丨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漁陽參撾　後漢

書禰衡傳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丨丨丨丨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

顔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廣陵散 魏志王衛二劉傳注嵇康別傳云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丨丨丨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託絃流聲 蜀志郤正傳正釋譏文曰瓠梁丨丨以丨丨注淮南子曰瓠梁鼓瑟而鱏魚聽之按今淮南作瓠巴

周郎顧 吳志周瑜傳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謡曰曲有誤丨丨丨

刻玉鑄金 晉書律歷志聖人觀四時之變丨丨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丨丨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

銅竹律 晉書律歷志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令張華出御府丨丨丨二十五具部大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古法七品 晉書律歷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學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

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有｜｜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得趙牛鐸則諧

晉書荀勗傳既掌樂事修律呂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之｜｜｜｜｜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三弄

晉書桓伊傳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

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于牀為作丨調丨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三絕 晉書袁山松傳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丨丨

振袖揚袍音節諧韻 晉書王敦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丨丨丨丨丨丨丨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高近哀思 宋書樂志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丨丨丨丨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已出咸為始平相

我欲歌卿可彈 宋書范氏傳身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常僞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之曰丨丨丨丨丨乎乃奉旨上歌既畢即亦止弦

新弄長弄 宋書戴顒傳父善琴書顒

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丨丨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丨丨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按何嘗白鵠謂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

遊弦止息 見上

合何嘗白鵠為一調 見上

金石弄 宋書宗炳傳古有丨丨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遺樂師楊觀就炳受之

鐘聲嘶 齊書張瓌傳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

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當時新絶齊書王敬則傳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按仲雄敬則子

土氣偏陂音律乖爽齊書劉瓛傳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木在中土今既來南||||||||瓛以為然

燥濕變響梁書任昉傳撫弦徽音未達|||||||張羅沮澤不睹鴻雁高飛

巧越嵇心妙臻羊體梁書柳惲傳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為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清調論梁書柳惲傳惲既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

著|||具有條流

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南史王儉傳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帝稱善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南史褚彥回傳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弦外之意虛響之音南史范氏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者此永不傳矣

似擊琴南史柳惲傳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自於此

柳令流亞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

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之｜｜｜按闍黎江夏王小字

龍吟十弄

北齊書鄭述祖傳述祖能鼓琴自造｜｜｜｜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伏羲減瑟文王足琴

隋書何妥傳｜｜｜｜｜｜｜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

箸扣食器諧於絲竹

隋書萬寶常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

浮圖鳴鐸

北史長孫紹遠傳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啟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雝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佑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

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天命有歸靈樂自降**見上**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北史長孫紹遠傳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黄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懸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黄鍾為天大吕為地太簇為人令縣黄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而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令縣黄鍾而擊太簇是｜｜｜｜｜｜｜｜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悲歡之情在於人心**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悦憂者聽之則悲｜｜｜｜｜｜｜｜非由樂也**搖筆誤中琴絃**舊唐書音樂志擊琴柳惲所造惲嘗為文詠思有所屬｜｜｜｜｜｜因為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

之使紘急而聲亮舉竹擊之以為節曲

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 舊唐書祖孝孫傳孝孫得爽之法｜｜而｜｜｜｜｜而｜｜｜｜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洗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為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正聲調 舊唐書竇璡傳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一卷 行於代

啞鍾皆響 舊唐書張文瓘傳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 唐書

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一均

唐書禮樂志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為｜｜

搊琵琶

唐書禮樂志五絃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

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丨丨丨

識臥吹 唐書讓皇帝憲子琎傳琎亦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丨之曰何故丨丨丨工驚謝又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

琵聲多琶聲少 見上

金石諧婉將有大慶 唐書李嗣真傳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為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冲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振鐸得鐘 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以宮為均以土為德 唐書王虔休傳常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丨丨丨丨亦五聲有君也丨丨

｜｜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

由羅蔦附灌木 唐書楊收傳涔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黄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然

衆樂皆為臣妾 宋史樂志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衆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宜｜｜｜｜琴之｜

｜五行之符佐勝之徵 六韜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成敗之機

張

急調下 劉向説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

丨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
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書柱劉向

說苑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
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丨其丨耶王曰天有燥
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上見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劉向說苑子路鼓瑟
有北鄙之聲孔子聞
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
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丨丨丨丨丨
丨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
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
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
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

貓方取鼠孔叢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

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和而相飲**班固白虎通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也**泛箏**黄憲天禄閣外史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於右**吹律致氣寒谷為溫**王充論衡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單鵠寡鳧**葛洪西京雜記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歸風送遠**葛洪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之操**心驅神遇天隨**李肇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之中則｜

丨之終則丨丨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

段師皮絃 段成式酉陽雜俎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丨丨能彈琵琶用丨丨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有物激水如魚躍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丨丨丨丨丨丨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雀啅蛇胡瓜苑 段成式酉陽雜俎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丨丨一名塞上曲一名丨丨丨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盡忘後不成曲

逍遙樓楣上

梵字霓裳譜

沈括夢溪筆談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有唐人横書類||相傳是||||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美人操

沈括夢溪筆談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

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磬之法已上則磨其耑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汎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剪嘗及此――――――――――――

紙應絃 沈括補筆談琴瑟絃皆有應聲宮絃則應少宮商絃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丨丨人加絃上鼓其丨以知則紙人躍他絃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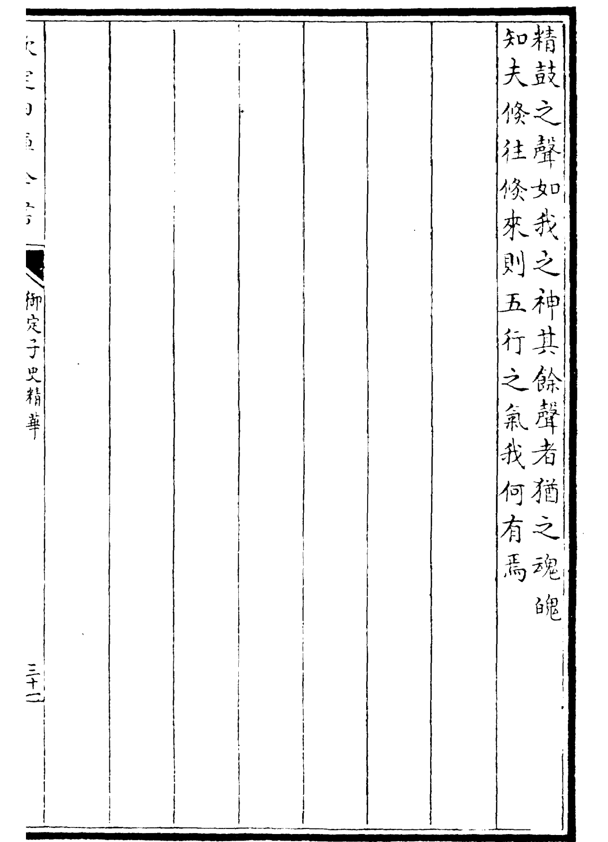
轢弦護索 葉夢得避暑録話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丨丨丨丨之稱

悲壯入雲 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李冠春吹洞簫丨丨丨丨

范履霜 陸游老學菴筆記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丨丨丨

得心符手得手符物 張仲才文始真經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棐棐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

桴往聲存 張仲才文始真經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丨巳丨丨矣餘丨尚丨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


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
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九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樂部二

歌舞

異傳皆樂文子秦楚燕魏之歌｜｜而｜｜也張躬晏子｜｜而舞餘音繞梁欐

列子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未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曼聲見上聲振林

木響遏行雲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相和而歌莊子或編曲或鼓琴｜｜｜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為人猗按樂府相和歌辭本此

編曲上見

折揚皇荂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則嗑然而笑

木聲與人聲犂然當於人心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有｜｜｜｜｜之｜

長袖善舞韓非子鄙諺曰｜｜多錢善賈

疾呼中宮徐呼中徵韓非子教歌者先揆以法｜｜｜｜｜｜｜｜｜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舞意荀子曷以知｜｜之｜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

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譁譁乎

陶唐氏作舞呂氏春秋昔｜｜｜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為｜以宣導之

操牛尾投足以歌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用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鳳鳥天翟舞呂氏春秋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鞞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

效山林谿谷之音呂氏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陽阿采菱淮南子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

舉節淮南子舞者｜｜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

繞身若環淮南子今鼓舞

者｜｜｜｜｜曽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騖

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見上秋葯被風見上發謀動慮和神定氣文中子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經天下乎謂昭德之武閑而泰其｜｜｜｜綏天下乎

飫歌周詩國語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楚歌史記項羽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虞兮見上發德明功史記文帝紀孝景皇

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也舞者所以——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春陽朱明西皥玄冥史記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初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夏歌——秋歌——冬歌——

三侯——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之章令小兒歌之

康樂史記孔子世家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注王肅云舞曲名也

和

歌市中史記刺客傳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而｜於｜｜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度曲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分刌節度窮極幼眇見上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漢書禮樂志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黄｜｜｜｜｜｜｜｜｜注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而雙集也師古曰常羊猶逍遥也習歌中和樂職宣布漢書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象教田後漢書祭祀志靈星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攺雲翻曰鳳翔魏志文帝紀注魏書魏｜漢｜｜舞｜｜｜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

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二年春正月庚寅罷｜｜｜

白符 晉書樂志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白鳧鳩舞 見上

鴝鵒舞 晉書謝尚傳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 見上

以足叩船引聲喉囀 晉書夏統傳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鄉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

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吴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清激忼慨大風應至含水噉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按充賈充

作土地閒曲見上

慕歌見上

河女之章見上

小海唱見上

白團扇宋書樂志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故製此歌

丁督護宋書樂志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

護丁昕收斂殯霾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昕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

鞞舞鐸舞幡舞鼓舞 宋書樂志鞞舞未詳所其曲焉 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具事也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焉晉｜｜歌亦五篇又｜｜歌一篇｜｜歌一篇｜｜｜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幡鼓歌詞猶存舞並闕

七槃起長袖 宋書樂志晉初有桮槃舞按桮槃今之齊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皆以七槃為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桮柈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桮反覆之也 皎

皎白緒節節為雙宋書樂志江左有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　|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孫氏弘舊曲朱生發新聲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善|||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善琵琶尤|||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兜鈴曹子宋書五行志魏明帝太和中京中歌||||其唱曰其奈汝曹何襄陽樂南史劉道產傳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歌自道產始也懊儂南史王敬則傳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

雄在御前鼓琴作｜｜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各令為其方舞 魏書文成文明后馮氏傳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山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儛以備六代之樂

大壯大觀 隋書音樂志以武舞為｜｜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樹梨普梨之曲 北史尒朱榮傳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勒儛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

敕勒舞 見上

六合還淳 舊唐書高宗紀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諸王諸司三品已上諸州都督刺史於洛城南門樓奏新造｜

之舞｜｜｜連袂踏歌舊唐書中宗紀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内人｜｜｜縱百寮觀之一夜方罷白雪歌辭舊唐書音樂志太常上言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又按古今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臣等奏和雪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送聲見上方正象城郭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猰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行列成字舊唐書音樂志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必｜｜｜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倒舞伎舊唐書音樂志苻堅常得西域｜｜｜

風管雲歌 舊唐書音樂志迎俎樂章|晨凝|曉囀

供奉歌詞 舊唐書李益傳益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

團雪散雪 舊唐書王士平傳士平尚義陽公主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户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曰|||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

迴波辭 舊唐書李景伯傳景龍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衆皆為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儀

弘農得寶 舊唐書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紇那也紇囊得體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

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邪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于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粧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舡檣竿人人駭視

霓裳散序 舊唐書 白居易

傳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族鹽 唐書五行志武后時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

談容娘 唐書山惲傳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

錫為|||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

渾脫 見上

黃麞 見上

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蕩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咏歌蹈舞號曰||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

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庭可也不納

于蔿于

唐書元德秀傳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檀來

五代史南唐世家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之歌聲聞數十里

衣錦軍還鄉歌

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游｜｜｜作｜｜｜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驅馬歸

佳人剪牡丹

宋史樂志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花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拋毬樂

隊衣四色綉羅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隊衣紅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舡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僊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四色窄繡羅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襆頭執毬杖

菩薩獻香花見上

十六天魔 元史順帝紀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瑤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

入餘不得預

來雲依日　郭憲洞冥記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之曲

王母歌春歸樂　郭憲洞冥記壽靈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駕青鸞｜｜｜｜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

庭花翻落　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中｜皆｜｜矣

青吳春波　郭憲洞冥記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之曲

曲高和寡　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丨彌丨丨者其丨彌丨

矛羽戟干

班固白虎通東夷之樂持丨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丨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丨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丨舞助時藏也

積雪倒飛

黃憲天祿閣外史秦王與徵君飲觀雪於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丨丨丨丨

翹袖折腰

葛洪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丨丨丨丨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縈塵集羽旋懷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崇霞之臺乃名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

颸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韵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

輕風流水皓露秋霜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之曲

抗喉矯舌攢脣激齒 劉勰文心雕龍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之差｜｜｜｜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

迴環 劉勰文心雕龍舞容｜｜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蔓而有抗墜之節

綠水么鳳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

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能為｜｜歌艷姿尤善作｜｜｜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曲焉按王謂高陽王雍

李八郎

唐李肇國史補李袞善歌初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為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袞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頓命酒昭曰欲請表弟坐中又笑及轉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也遂羅拜階下

直千金

王仁裕開天遺事宮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

蓮花舞

樂史柘枝譜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名｜｜｜

不曼其聲則少

和不長其袂則寡態宋祁筆記歌者||||||||舞者||||||||柘枝

顛沈括夢溪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聲中無

字字中有聲見上穆護煞手張邦基墨莊漫錄蘇陰和尚作||歌又地理風水家亦

有穆護歌皆以六言為句而用側韻黄魯直云黔南巴僰間賽神者皆歌穆護其畧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問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水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邮人多作｜｜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為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欵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亞身

成字 周密齊東野語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猥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樂府雜録云舞有字以舞人｜｜於地布｜｜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菊部頭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

俗樂

諂心 管子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心之所好傷民 **材女樂三千人** 管子｜｜｜｜｜｜鍾石絲竹之音不絕 **國人儺**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注命國人儺家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野音**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而反善之 **千鐘** 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為｜｜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巫音** 見上 **木熙** 淮南子｜｜者舉梧檟據句杜蝯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蔣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邯鄲新曲** 淮南子｜｜師有出｜｜者託之李奇人皆爭學之後知

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龍舟五更之曲 文中子子遊大樂聞｜｜｜｜｜｜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

北里靡靡 史記殷本紀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之舞｜｜之樂

擊甕叩缻彈箏搏髀 史記李斯傳夫｜｜｜｜｜｜｜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

嗚嗚 見上

巴俞于遮 史記司馬相如傳｜｜宋蔡淮南｜｜注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顛歌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成｜｜注索隱曰顛歌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

激楚結風 史記司馬相如傳鄢郢繽紛｜｜｜｜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

角

抵戲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注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復改名平樂觀

沐猴舞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失禮不敬

海中碭極 漢書西域傳賛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抵之

戲以觀視之注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按漫衍後漢書作曼延 都

盧上見漫衍魚龍上見淫繩漢書敘傳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而不可聽者

非韶夏之樂也注師古曰淫繩非正之聲也 化魚化龍後漢禮儀志注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

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

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

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為比目||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

||成黃||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

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畢官在前尊官在後**兩倡女對舞繩上**見上**藏形斗中**見上**金石類聚絲竹羣分**後漢書邊讓傳於是招宊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揚激楚之清宫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于陽阿｜｜｜**蹋**｜｜｜｜被輕袿曳華文羅衣飄颻組綺繽紛**地為節**後漢書東夷傳韓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輙數十人相隨｜｜｜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撣國幻人**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能變化吐火自支觧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吐火**見上**自支**

解見上易牛馬頭見上跳丸見上蜀技蜀志劉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摩訶兜勒晉書樂志角觝者本以應邊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塞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一曲口相師祖宋書志序今鼓吹鐃歌雖有草曲樂人傳習｜｜｜｜｜所務者聲不克訓以義巨象行乳神龜抃舞宋書樂志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以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以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準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

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内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刻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反兩儀之順傷彛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稟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於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流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高絙紫鹿上見　齊王捲衣上見　笮兒上見

三日弄具 齊書禮志元帝又詔罷｜｜｜｜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臥騎倒騎顛騎 齊書禮志論案晉中朝元會設｜｜

｜｜｜｜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

天台山伎 齊書樂志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按視以為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鳳皇銜書 齊書樂志右｜｜｜｜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

好魏三祖曲 齊書蕭惠基傳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及相和歌每奏輙賞悅不能已

妙畫奇曲一時無對 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

掌中

傞 見上 反腰貼地 見上 女學士狎客新詩為曲詞 陳書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共賦||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璧月瓊樹 見上 為愚癡 魏書前廢帝紀大樂奏伎有倡優|||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中山王樂 魏書王叡傳京都士女謟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詔樂府合樂奏之

無愁曲 北齊書幼主紀盛為||之|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時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乞寒 周書宣帝紀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倡人||用水澆沃為戲樂

地

厚天高 隋書音樂志髙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内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女人敎習之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 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㮤萬歳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絶帝悦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

彈曲多即能造曲 上見

四方散樂 隋書音樂志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内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偏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黄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黄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

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
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
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鼇負
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
於太常教習 大鯨噴霧見上 神鼇負山見上 西涼女樂隋書竇榮定傳遇尉
迴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
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繒四十匹||||一部 吳樂隋書
竇榮定傳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
為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一部 人戴
獸面男為女服隋書柳彧傳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
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
||||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
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 弄珠隋書百濟傳有
鼓角箜篌箏竽箎笛之樂投
壺圍碁摴蒱握槊||之戲 此聲似啼北史隋文帝紀
設亡陳女樂謂

公卿等曰丨丨丨丨丨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卿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鑒焉

鬭象 舊唐書中宗紀丁丑御洛城南門觀丨丨

潑寒胡戲 舊唐書中宗紀三日已丑御洛城南門樓觀丨丨丨丨

分朋拔河 舊唐書中宗紀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黎園毬場丨丨丨丨丨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

舞馬 舊唐書德宗紀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丨丨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

擊鞠 舊唐書穆宗紀庚辰上與內官丨丨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恐罷鞠

驢打毬人 舊唐書敬宗紀庚申鄆州進丨丨丨丨石定寬等四人

法曲弟子 舊唐書文宗紀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賜丨丨丨丨二十人奏樂以寵之

仙韶曲 舊唐書文宗紀己酉改法曲為丨丨丨仍以伶官所處為仙韶院

迴身換衣作字如畫 舊唐書音樂志聖壽

樂則｜｜｜｜｜｜｜｜梨園弟子舊唐書音樂志明皇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

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明皇必覺而正之號

為皇帝弟子又云｜｜｜｜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

絲竹之戲見上

立部伎坐部伎舊唐書音樂志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奏之樂府謂之｜｜｜其餘總謂之｜｜｜

鳥稱萬歲舊唐書音樂志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時宮中養｜能人言又常｜｜｜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

清樂舊唐書音樂志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之時猶存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及歡聞團扇懊憹長史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伴

雅歌驍壺常林歡三州採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辭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

六十三曲 見上

上林鳳雛 見上

樂王 舊唐書音樂志常林歡疑是宋梁間曲宋梁世荊雍為南方重鎮皆皇子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

撞木伎 舊唐書音樂志漢世有|||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

舞盤伎 見上

戲車輪透飛梯 舊唐書音樂志梁有長蹻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

長蹻伎 見上

尋橦跳劍 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技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為舞衣||||晝夜不

絶鼓角之聲日間於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
達以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
奏太宗並嘉之東朋西朋舊唐書郝處俊傳上元元年高宗御
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
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
賢為丨丨周王諱為丨丨務以角勝為樂擲倒舊唐書
王及善
傳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
官丨丨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
非臣任也裸體跳足揮水投泥舊唐書張說傳則天末年季
冬為乞寒之戲中宗嘗御樓
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
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
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
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
賢哉且乞寒戲未聞典故丨丨丨丨盛德何觀丨丨丨
丨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

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絶

雲韶樂 舊唐書王涯傳太和三年正月入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閒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擊銅鼓吹大角 舊唐書東謝蠻傳讌聚則｜｜｜｜｜｜歌舞以為樂

水嬉綵艦 唐書順宗紀侍宴魚藻宮張｜｜｜｜宮人為櫂歌衆樂閒發德宗聽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

胡旋舞 唐書禮樂志｜｜｜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師子郎 唐書禮樂志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笙簫觱篥荅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

黃驄疊曲 唐書禮樂志帝之破竇建

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道調**唐書禮樂志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聖壽**唐書禮樂志帝即位作｜｜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難色易色**唐書百官志凡習樂立師以教習｜｜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小部伎一年而**羯鼓八音之領袖**唐書禮樂志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横笛達官大臣慕之皆成

喜言音律帝甞稱｜｜｜｜諸樂不可方也**足舞**唐書禮樂志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仰植銛刀俯身就鋒歴臉下復植於背觱篥者立**伴**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侶曲**唐書禮樂志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有｜｜｜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荔枝香**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

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

馬上聲 唐書禮樂志北狄樂皆||之|自漢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

真人歌 唐書禮樂志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都代時命宮人朝夕歌之

蘇莫遮 唐書呂元泰傳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異服名曰|||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異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

孫吳順聖樂 唐書于頔傳頔嘗制順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八佾聲態雄侈號|||||云

競度 唐書杜亞傳日夜名賓客言噱流連方春南民為||戲亞欲輕駛乃髹舡底使篙人衣油絲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遼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拍彈 唐書曹確傳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

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婾薄少年爭慕之號為||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閴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横甚人無敢斥

歎百年 見上

安十十五絃 五代史死事傳潞王從珂反鳳翔遣伶奴||||以||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

大食小食 宋史樂志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太簇之商羽焉

般涉 見上

綠腰

誕黃龍見上玉牕寒宋史樂志燕樂小曲二百七十正宮十一陽生｜｜｜念邊戍玉如意瓊樹枝鸘鷞裘塞鴻飛漏丁丁息鼙鼓勸流霞瓊樹枝見上鸘鷞裘見上塞鴻飛見上漏丁丁見上仙盤露宋史樂志燕樂南呂宮十一｜｜｜冰盤果芙蓉園林下風風雨調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年豐青驄馬芙蓉園見上林下風見上開月幌見上落梁塵見上青驄馬見上春波綠宋史樂志燕樂中呂宮十三上林春｜｜｜百樹花壽無疆萬年春擊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遊春歸千樹柳醉紅樓見上一園花見上紫蘭香宋史樂志燕樂仙呂宮九折紅蕖鵲度河｜｜｜春見時猗蘭殿步瑆階千秋樂百和香佩珊珊佩珊珊見上菊花杯宋史樂志燕樂黃鍾宮十二｜｜｜翠幕新四塞清滿簾

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雲苑中鶴 翡翠帷 宋史樂志燕
賜征袍望回戈稲稼成泛金英 樂越調八丨
丨丨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 香旖旎 見上 汀洲綠 宋史
頂鶴得賢臣蘭堂燭金鏑流 樂志
燕樂雙調十六宴瓊林泛龍舟丨丨丨登髙樓麥隴雉
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玳瑁簪玉階曉春清和人歡樂
征戍回一院香 紫絲囊 宋史樂志燕樂林鍾商十採秋
一片雲千萬年 蘭丨丨丨留征騎塞鴻度回鶻
朝汀洲雁風入松蓼 紫玉簫 宋史樂志燕樂歇指調九
花紅曳珠佩遵渚鴻 楡塞清聽秋風丨丨丨碧
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 一林紅 宋史樂志燕樂小石調
秋蟬月中歸千家月 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
遲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 玉鉤欄 宋史樂志燕樂仙呂
丨丨丨喜春雨汎春池 調十五喜清和芰荷
新清世歡丨丨丨金步搖金鑾落燕引雛草芊芊步 海
玉砌整華裾海山青撫絮綿風中帆青絲騎喜同聲

山青上

青絲騎見上

如蚊蚋聲 宋史蠻夷傳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至道元年其王龍漢堯遣其使龍光進奉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丨丨丨丨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

水曲見上

鼓盤 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即丨丨以為樂取太素圓盤廣尺六者抱以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

四時樂 王嘉拾遺記師涓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丨丨之丨春有離鴻去雁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

弄假官參軍椿 趙潾因話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丨丨丨丨戲其緑衣秉簡者謂之丨丨丨

踏搖娘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隋末有河間人皻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為假面

以寫其狀呼為｜｜｜今謂之談娘

談娘 見上

踏渾脫 蘇鶚杜陽雜編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床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床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恐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神仙紫雲曲 張讀宣室志唐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眞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明皇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明皇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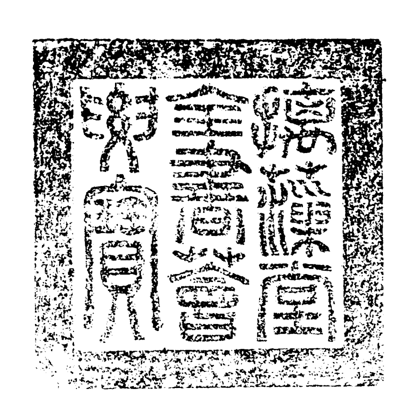
河市樂 王曾筆錄駙馬都尉高懷

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絶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百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户厯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謂之||| 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打標 馬令南唐書後主書保大中許郡縣邨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緞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舟子皆籍其名

早敎 葉夢得石林燕語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吴紹恩